

迂齋先生標註崇古文訣

三







西漢文

封事

劉向

鋪叙有倫首尾相應又須要看向所敷是何地位味其書詞方知其忠愛懇惻之意與它人不司

臣前幸得以骨肉此向所據地位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

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為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剛

臥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况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

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忠臣之

義一抒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臣聞舜命九官自舜至禹所以後濟

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萬物和於野故蕭韶九成

而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

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選衆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

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没周公思慕歌諒文王之德其

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

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万國驩於外故及得其

雍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一相相與

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

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飴我釐醴釐醴麥也於

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

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



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歛歛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歛  
歛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  
是依君子獨與守正不撓衆枉勉彊以從王事則反見  
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  
口瞿瞿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月辛卯  
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  
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  
其良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  
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  
人胡憺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  
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爲非甚衆大也  
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  
篡殺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至乎平王末年魯  
公之始即位也周大夫祭伯垂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  
秋爲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出卿  
而專恣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  
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阨二彗星三見夜常星  
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  
墜六鵝退飛多麋有蜮蜚鸚鵡來巢者皆一見晝冥晦  
雨木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  
雩雨雪雷震失序相乘水旱饑蠲蝨蠹午並起當是  
時禍亂輒應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三諸侯奔走不得



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  
伐其郊鄭傷相王戎執其使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  
助朔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  
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  
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  
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  
穀白黑不分邪正雜揉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  
朝臣舛午膠矢乖刺更相讒愬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  
書紛糾前後錯謬毀譽渾亂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  
不可勝載分曹爲黨往往羣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  
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  
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  
人子<sup>子</sup>當<sup>當</sup>集於朝羽翼陰附者衆輻湊於前毀譽將必  
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無光靈霜夏墮海<sup>海</sup>沸出  
陵谷易<sup>易</sup>顛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sup>周</sup>之軌  
迹循<sup>詩</sup>人之<sup>所</sup>刺而欲以成大平致雅頌猶卻行而求  
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  
有稠如今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  
紛况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  
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  
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sup>心</sup>者來<sup>讒</sup>賊之  
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sup>正</sup>



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  
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  
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  
兩雪庶庶見音見隗聿消與易同義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  
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  
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  
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  
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  
子叔孫故以大亂汙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  
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  
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  
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  
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  
奏佞譴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  
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  
是以羣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誹  
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愠  
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皋  
陶傳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故賢  
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  
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  
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



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倭邪與賢臣並交戰之內會  
黨共謀違善依惡歛歛訛訛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  
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成災異之所以重  
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  
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性  
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  
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爲法原秦魯之所消以  
爲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  
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  
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  
衆祥並至大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腑附誠見  
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救今事一  
二條其所以不宜宣泄

報友人孫會宗書

楊子幼

楊敞弟太史公外孫 宣帝雖刻深取禍亦

有自

憚計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  
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哀其愚蒙  
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  
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言鄙陋之愚心若逆指而文  
過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故敢略陳其愚  
唯君子察焉憚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



爵為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  
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  
忘已有竊位素餐之責又矣懷祿貪勢不能自退遭遇  
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  
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立墓乎伏  
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  
說以忘罪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為農夫以  
澆治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  
不意當復用此為讒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  
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臣之得罪已三  
年矣田家作善歲時伏臘烹羊包羔斗酒自勞家本秦  
也能為秦設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  
耳熱仰天擊缶而呼烏烏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  
評種一頃豆落而為箕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  
也拂衣而喜奮裳古補低印頓足起舞誠荒淫無度不  
知其不可也暉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  
賈豎之事汗辱之處暉親行之下流之人眾毀所歸不  
寒而栗雖雅知暉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董生  
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忘也  
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  
為謀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  
上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漂然皆有節



去就之分頌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  
昆戎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迺睹子之  
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毋多談

擇賢疏

王公仲

論事深切達於世變西漢末文字惟梅福王

嘉書最好亦可以見漢家故事

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與故繼

世立諸侯象賢也雖不能盡賢天子為擇臣立命卿以

輔之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之眾附焉是以教

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往者致選賢材

賢材難得拔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昔魏尚坐事繫文

帝感馮唐之言遣使持節赦其罪拜為雲中大守匈奴

患之武帝擢韓安國於徒中拜為梁內史骨內以安張

敞為京兆尹有罪當免黜吏知而犯敞敞收殺之其家

自免使者覆獄劾敞賊殺人上逮捕不下會免亡命數

十日宣帝徵敞拜為冀州刺史卒獲其用前世非私此

三人負其材器有益於公家也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

子孫以官為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

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

稍稍變易公卿以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司隸部

刺史察過悉劾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

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壹切營私



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增加成  
辜言於刺史司隸或至上書章下眾庶知其易危小失  
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從橫吏士臨難  
莫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孝成皇帝悔之下  
詔書二千石不為縱遣使者賜金尉厚其意誠以為國  
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逮下孝  
宣皇帝愛其良民吏有章劾事留中會赦壹解故事尚  
書希下章為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章文必有  
敢告之字廼下唯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  
子勿責以備二千石部刺史三輔賢令有材任職者人  
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闊畧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令  
急務國家之利也前蘇令發欲遣大夫使逐問狀時見  
大夫無可使者應才美字召張整至論屋尹逢為拜為諫大夫遣之今諸  
大夫有才能者應甚少宜切豫切蓄養可成就者則七赴難不  
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



迂齋先生標註崇古文訣卷之七

西漢文

上大常博士書

劉歆

辨難攻擊之體峻潔有力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邊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于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

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胄武夫莫以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牙天下衆書往往頌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秦誓以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雖



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

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二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

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

立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秘府伏而

未發孝成皇帝閱李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秘藏校

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李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

傳問民間則有魯國相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李

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聞士君子之所

嗟痛也往者綴李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

文析字煩言碎碎李者罷若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

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

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

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妬嫉

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李以尚書為備

謂左氏為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

揚業亦閱文李錯亂李上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

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遺近臣奉

指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

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

杜絕餘道絕滅微李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

之所為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

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旧書皆有徵驗外内相



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  
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廣  
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  
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  
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  
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已  
守殘黨同門妒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  
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

三國文

出師表

諸葛武侯

規模正大志念深遠詳味乃見其魏二國未  
說有此人物有此文章否

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  
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懼於內忠志之士  
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  
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  
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  
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  
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  
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  
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無大  
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



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  
是以衆議幸寵以為智愚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  
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  
隆也也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  
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  
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  
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  
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  
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  
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艱  
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  
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嘆恐付託不效以傷先  
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  
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以復漢室  
還于旧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  
於斟酌損益進退忠言則攸之禱允之任也願陛下託  
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  
責攸之禱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咨諏  
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  
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後出師表

諸葛武侯

一篇首尾多是說事不可已之意所以不可



已者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也血脉

聯屬條貫統紀森然不亂宜與前表兼看

先帝此是漢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

先帝之明量臣之士故知臣伐賊才弱敵疆也然不伐

賊王業亦止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

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

南故五月渡滬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

王業不可得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

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勝於東兵法乘

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

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

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

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勸引聖人羣疑滿腹交

難塞曾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北

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勢繫孫

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偏於黎陽幾敗伯

山殆死潼關然後偽定一時耳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

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

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

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况臣驚下何能必勝此臣之

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莽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

王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



突將無前奮勇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  
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  
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  
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任與行勞費正禁而不  
及蚤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  
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  
天下以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  
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  
羽毀敗孫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  
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觀  
也

詣建平王上書

江文通

此書當兼任安會宗孟容三書看規模布置  
雖同然心曲間事自有各別子長未免豪放  
揚渾未免忿怨子厚未免文飾此書自始至  
末似無不平處須是子細詳味方見得文通  
託此自雪若悲惋淒愴之態當於恨賦見之  
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  
堂下官每讀其書未嘗不廢卷流涕何者士有一定之  
論女有不易之行信而見疑此兩句見疑正當為疑貞而為戮是以壯夫義士  
伏死而不顧者此也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謂徒  
虛語乃今行之伏願大王蹇停左右少加憐察下官柰



蓬戶桑樞之人布衣常帶之士退不飾詩書以驚愚進  
不買聲名於天下日者謬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  
之殿何嘗不苟影凝嚴側身高禁者也竊慕大王之義  
復爲門下之實備鳴盜淺術之餘預三五賤伎之末大  
王惠以恩光顧以顏色寶佩荆卿黃金之賜竊感豫讓  
國士之分矣常欲結纓伏劍少謝萬一剖心摩踵以報  
所天不圖小人固陋坐貽謗鉅迹墜昭憲身限幽園履  
影吊心酸鼻痛骨下官聞駭名爲辱虧形次之是以每  
一念來忽若有遺加以涉旬月迫季秋天光以陰左右  
無色身非木石與獄吏爲伍此少婦所以仰天搥心泣  
盡而繼之以血者也下官雖乏鄉曲之譽然嘗聞君子

之行矣其上則隱於簾肆之間卧於巖石之下次則結  
纓金馬之庭高議雲臺之上退則虜南越之君係單于  
之頸俱啓丹冊並圖青史寧當爭分寸之末競錐刀之  
利哉下官聞積毀銷金積譏磨骨遠則直生取疑於盜  
金近則伯魚被名於不義彼之二子猶或如是況在下  
官焉能自免若上將之耻絳侯幽獄名臣之羞史遷下  
室至如下官當何言哉夫以魯連之智辭祿而不返接  
輿之賢行歌而志歸子陵閉關於東越仲蔚杜門於西  
秦亦良可知也若使下官事非其虛罪得其實亦當劍  
口吞舌伏匕首以殞身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燕趙悲  
歌之士乎方今聖曆欽明天下樂業青雲浮洛榮光塞



河西洎臨洮秋道北距飛狐陽原莫不浸仁沐義昭景  
飲醴而下官抱痛圓門含憤獄戶一物之微有足悲者  
仰惟大王少垂明白則梧丘之奄不愧於沈首鶴亭之  
鬼無恨於灰骨不任肝膽之切敬因執事以聞

北山移文

孔德璋

建康蔣山是也周顒所隱之地此篇當看節  
奏紆餘虛字轉措颯然造語騷麗下字新奇  
所當詳味

假山是而言鍾山之英草堂之靈馳煙驛路勒移山庭夫以耿介拔  
俗之標蕭灑出塵之想度白雪以方潔干青雲而直上  
吾方知之矣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子金而不眇

舞萬乘其如脫聞鳳吹於洛浦值新歡於延瀨固亦有

焉豈期終始參差思在後黃反覆淚翟子之悲慟朱公之哭

不迴思在後以心染或先真而後黷何其謬哉嗚呼尚生不

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世有周子雋俗之士

既文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道東魯晉隱南郭籟吹草

堂監巾北嶽誘我松桂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皋迺纓

情於好爵其始至也將欲排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王

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或歎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游

談空空於釋部覈玄玄於道流務光何足比滄子不能

儔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形馳氣散志變神動爾乃

眉軒席次杖屨筵上焚芟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



狀風雲懷其帶憤石泉咽而下愴望林巒而有失顏草  
木而如喪至其紐金章縮墨綬跨屬城之雄冠百里之  
首張英風於海甸馳妙譽於浙石道快長擯法筵久埋  
敲扑喧囂犯其慮牒訟恹惚裝其懷琴歌既斷酒賦無  
續常綢繆於結課每紛綸於折獄籠張趙於往圖架卓  
魯於前錄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牧使其高霞孤映明  
月獨舉青松落陰白雲誰侶澗戶摧絕無與歸石徑荒  
涼徒延佇至於還颺入幕爲霧出楹蕙帳空兮夜鶴恣  
山人去兮曉猿驚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纒  
於是南嶽獻嘲北隴騰笑列壑爭譏蒼峯諫訥游子  
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弔故其林慙無盡澗愧不歆秋在  
遣風春羅擺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臯之素謁今又促  
裝下邑浪拽上京雖情投於魏闕或假步於山高豈可  
使芳杜厚顏薜荔無耻碧嶺再辱丹崖重滓塵遊躑於  
蕙路汗涑池以洗耳宜局岫幌掩雲關欽輕霧藏鳴嶺  
截來較於谷口杜妄鬱於郊端於是叢條瞋膽骨頰怒  
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跡請迴俗士駕爲君謝  
逋客剪截結搗



迂齋先生標註崇古文訣卷之八

唐文

集昌黎文序

李漢

退之諸生或為祭文或為行狀淺深踈密居

文者貫道之器也不深於其道有至焉者不也易繇文

象春秋書事詩詠歌書禮別其偽皆深矣乎秦漢已前

其氣渾然迨乎司馬遷相如董生揚雄刻向之徒尤所

謂傑然者也至後漢曹魏氣象萎矣司馬氏以來規模

蕩盡悉謂易已下為古文剽掠潛竊為工耳文與道素

塞固然莫知也先生大曆戊申幼孤隨兄播遷韶嶺

兄卒鞠於嫂氏辛勤來歸自知讀書為文日記數千百

言比壯經書通念曉析酷排釋氏諸史百子搜抉無隱

汗瀾卓踔爾汝澄深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

然而韶鈞鳴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狀卒澤於道

德仁義炳如也洞視萬古照測當世遂大拯頹風教人

自為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堅終而翕然隨

以定嗚呼先生於文摧陷廓清之功比於武事可謂雄

偉不常者矣

諫臣論

韓昌黎

此篇是箴規攻擊弊是反難文字之格當以

范司諫書相兼看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李廣

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

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

為諫議大夫夫人皆以為華陽子不喜居於位五年矣視

其德如在草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愈應之曰是

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為有道之士乎

哉陽子下出山此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寔之六二則

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

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

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

曠官之刺與志不可則尤之不終無也此二句最難方以與夫力今陽子實一匹

夫在位不為不矣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為不孰矣天子

待之不為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政視政之得失若我

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

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

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

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為得其

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

也陽子將為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為貧而有時乎

為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

閔擊折者可也李小形大蓋孔子嘗為委吏矣嘗為乘田矣亦不

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



陽子之秩祿不爲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  
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爲人臣招音其  
君之過而以爲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  
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  
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  
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茲所謂感者矣入則諫其君  
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  
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  
此位官以諫爲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  
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  
叢冗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  
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  
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  
者惡聞其過乎是啓之也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  
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  
過之深也命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心求於聞用也  
閱其時之不平人之不義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  
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  
席不暇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豈不知自安佚  
之爲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天天授人以賢聖才  
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  
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



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  
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身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  
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  
欲加諸人而惡許以為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  
乃傷于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  
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  
死其官未得位則思脩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  
非以為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  
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  
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為有道之士也從前到此已  
經了須用放它一着蓋陽子在魯而中必以魯為不負名  
及已陽子將不得為善人乎

祭兄子老成文

韓昌黎

文字反覆曲折悲痛淒惋道出肺腑中事而  
薰然慈良之意見於言外

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遠具時  
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嗚呼吾少孤及長不省所怙  
老成相依自序述到心死  
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歿南方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  
陽既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吾  
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  
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常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  
世惟此而已汝時尤少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  
未知其言之悲也吾年十九始來京城其後四年而歸



視汝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過汝從嫂喪來葬又二  
年吾佐董丞相幕于汴州汝來省吾正一歲請歸取其  
琴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來是年吾又佐戎徐  
州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罷去汝又不果來吾念汝從于  
東東亦客也不可以久圍自出久遠其莫如西歸將成家  
而致汝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沒乎吾與汝俱年少以  
爲難暫相別終當久相與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以求  
斗斛之祿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  
汝而就也去年孟東野往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  
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強  
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來  
恐且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孰謂少者歿而長者存  
強者夭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耶其夢耶其傳之者  
非其真耶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乎汝之純明而  
不克蒙其澤乎少者彊者而夭歿長者衰者而存全乎  
未可以爲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真也東野之書耿蘭之  
報何爲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天  
其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家其澤矣所謂天  
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  
不可知矣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爲白矣動  
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  
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无知悲不幾時而不



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始一歲吾之子始五歲少而疆  
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邪嗚呼哀哉嗚  
呼哀哉汝去年書云此得軟脚病往往而劇吾曰是疾  
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為憂也嗚呼其竟以此  
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至斯極乎汝之書六月十七  
日也東野云汝歿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蓋東野  
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時月  
日蓋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使者妄稱以應之耳其然  
乎其不然乎今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  
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能守  
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並令守汝喪吾力能改  
葬汝於先人之兆然後惟其所願嗚呼汝病吾不知將汝  
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歿不得撫汝以盡哀  
歿不得殯其棺窆不得臨其穴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夭  
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  
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  
夢相接吾實為之其又何尤彼蒼者三昌其有極目今  
已往吾其無意於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於伊潁之上  
以待餘年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女與汝女待其  
嫁如此而已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耶其  
不知也耶

原道

韓昌黎



詞嚴意正攻擊佛老有開闢縱橫文字如引經

貫珠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凡  
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  
故道有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  
毀之也其見之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罪也  
彼以煦之為仁子子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  
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之其所德非吾所謂  
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  
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  
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宋文

梁魏隋之間其言仁義道德云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

不入于墨則入于老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

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

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五

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

聞其說樂其誣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

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

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

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

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

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

焉



之家六柰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語之時人之害多矣有

聖人者立有聖人之老而主為手入夫之眼曰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為之君為之師驅

其虫蛇禽獸而馭之中土其然後為之衣飢然後為之

食木屨而顛土題而病也然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贍

其器用為之賈以通其有無為之醫藥以濟其天死為

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

以宣其淫鬱為之政以率其怠勸為之刑以鋤其強頑

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為之城郭

兵甲以守之善至而為之備患生而為之防今其言曰

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

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矣何也無羽毛

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

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國者出粟米麻絲作

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

君臣不能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為臣民不

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

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

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

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

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名殊

其所以為聖一也夏焉而冬喪渴飲而飢食其事雖殊

其所以為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為太古之無事是亦



責冬之喪者曰曷不為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  
不為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  
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  
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  
於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  
國家天下者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  
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引益有力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  
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  
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  
法而加之先王應在後之教之與前句許多義相應此長作文一法上幾何其不齊而為美也天所  
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  
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  
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  
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絲麻其居宮室其食粟米蔬  
菜魚肉其為道易明而其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為已  
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  
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  
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  
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  
傳之舜以是傳之禹以是傳之湯以是傳之文  
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  
得其傳焉苟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



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  
說長然則如之何其可也又言所以去其端之病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  
入火其書於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鯀寡孤獨廢疾  
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原毀

韓昌黎

曲盡人情

古之君子其責已也重以剛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剛  
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為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為人  
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為舜者責於已曰彼人也予人  
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  
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為人也多才與藝人  
也求其所以為周公者責於已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  
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  
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  
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  
亦責於已者重以剛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  
足為良人矣能有是足為藝人矣取其一不責其二  
即其新不究其舊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為善之利  
一苦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亦  
足矣曰能善是亦足矣是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  
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人也廉詳於人  
於為善廉故曰取也少也未有善曰我善是亦



已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是不亦待於己者已廉乎其於人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己也雖然爲是者有本有原息意忘原意與忘之謂也怠者不能修而忘者畏人修吾嘗試之矣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踈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說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矣將有仕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矣

贈張童子序

韓昌黎

想得一時諸公所以贈童子者必無此等說話惟褒美耳張童子得此一鞭安得不進進於善陳無已荅邢居實書可看

天下之以明二經舉於禮部者歲至三千人始自縣考試定其可舉者然後升於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與



是數焉州若府總其屬之所升又考試之如縣如察詳  
焉定其可舉者然後貢於天子而升之有司其不能中  
科者不與是數焉謂之鄉貢有司者總州府之所升而  
考試之加察詳焉第其可進者以名上於天子而藏之  
屬之吏部歲不及二百人謂之出身能在是選者厥惟  
艱哉二經章句僅數十萬言其傳註在外皆誦之又約  
知其大說繇是舉者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三千之  
數而升於禮部矣又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二百之  
數而進於吏部矣班白之老半焉昏塞不能及者皆不  
在是限有終身不得與者焉張童子生九年自州縣進  
禮部一舉而進立於二百人之列又二年益通二經有  
司復上其事繇是拜衛兵曹之命人皆謂童子耳目明  
達神氣以靈余亦偉童子之獨出于等夷也童子請於  
其官之長隨父而寧母歲八月自京師道陝南至魏東  
及洛師北過大河之陽九月始來反鄭自朝之文人以  
及五都之伯長郡縣皆厚其餼賂或作歌詩以嘉童子  
童子亦榮矣雖然愈將進童子於道使人謂童子求益  
者非欲速成者夫少之與長也異觀少之時人惟童子  
之異及其長也將責成人之禮焉禮非盡於童  
子所能而已也然則童子宜暫息乎其已學焉而勤乎  
其未學者可也愈與童子俱陸公之門人也慕回路二  
子之相請贈出與處也故有以贈童子



南海神廟碑

韓昌黎

敘事狀物之妙

海於天地間爲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爲祝融天寶中天子以爲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岳之祀犧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禮海岳尚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冊尊南海神爲廣利王祝號祭式與次俱升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木之灣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車訖驛聞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戚既進觀顧怖增增故悸其季故常以疾爲辭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宮齋戶上兩旁風無所蓋障牲酒瘠酸取具臨時水陸之品狼籍蔓亘薦裸與俯不中儀式吏滋不恭神不顧享盲風怪雨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元和十二年始詔用前尚書右丞國子祭酒魯國孔公爲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公正直方嚴中心樂易祗慎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單盡不爲表襮靡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冊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被視冊誓羣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



嗣天子其謹遣其官其敬祭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  
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  
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謁更諫皆揖而退公遂陞  
舟風雨少弛懼夫奏功雲陰解駁日光穿漏波伏不興  
省牲之夕載賜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概難  
五鼓既作牽牛正中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即事文武賓  
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樽爵淨潔降登有數  
神具奔迫海之百靈祕怪恍惚畢出蛟蜃鱉蚌鰐來  
享飲食盪廟旋禮禮祥風送綢旗轟蓬麾飛揚掩鳴鳴屬  
諸樂樂鏡鼓嘯嘯高管管舞武夫奮梓工師唱和穹龜  
長魚踴躍後先乾端坤倪軒豁呈露祀之之歲風災熄

滅人厭魚蟹五穀胥熟明年祀歸又廣廟宮而大之治  
其庭壇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脩明年其時  
公又固往不懈益屢歲仍大和藎艾歌詠始公之至盡  
除他名之稅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  
交以身為帥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藏私蓄上下與足  
於是免屬州負逋之緡錢松有四萬米八萬二千斛賦  
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丐之加四面守  
長之俸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自重慎法人士  
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胄百二十八族用其才良  
而廩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者與之錢財令無失時刑  
懲並流方地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事







